

集部

倪文貞集卷六

明 倪元璐 撰

序

江西鄉試録序

歳徳丁卯通其木火於是天子蘄櫎天下士七年矣詔使編修臣元璐偕給事中臣薛國觀徵材豫章顧豫章木易材也夫地力凝蹇風道遒揭標義鑽脈之儒嚴骨

長幹之傑國靈所蒸肩踵相結矣當高皇帝聖作天綱肇張而金谿嶽然首先物覩令聖業中奮當又自其一方舉統類而應則天子將自含抜獲之而翼圍其間使獸弩道合固難也且臣持槖不敢重以持衡臣心戰然有如哭釜既馳至則某官某監臨嚴毖而提調官某某罔有不共所辟檄同考官某某皆茂選也臣等乃相與祓心晶誓進學臣某所取士五千三百有奇鎖院三試之馬練虱輸皆力俱盡則得士百有二人鏤文二十篇

以獻自五年會試所著令即式士文主者毋血指主者
固已潮欺而領逸矣然猶使得颺言簡端臣於是乎序
臣惟國家以文章求士是措其令於道所甚貴也然且
為之則不慊曰黄葉時踊兒啼止而其靈盡故今世之
士其當官敗不必歸獄其文即主者盡可得陰拱而逃
辟天下之論喜深文而漏誅於此者則不知文章之察
也且夫道甚尊而物爭敗之王者救之以畀名故詘聽
於辟召則伸矚於科舉眩行於德行迺旌膈於文章變

德行為文章猶夫易貌欺以情實今曰其於士不察是聞鐘鳴不可知其撕弃耳探珠於淵者謹循其光氣則多得珠士含珠肝腎而翔光氣於文章管幅相遺性命奔竭雖臣矇者則猶能知之也臣所不能知者三夫孔孟者萬世之師也師孔孟之言則疑而塗遇或迮然發獎猶諾於誓壇之下臣何由知其情哉其又不可知者先民以繩簡箝姦雄禁無穴革膚人蹝踻有守法之名魚潛鼠循吐絲自縛雖或莊士然臣既未見蹝者良行

則不能識矣其又不可知者詭於盛世之容使骨辭徐偃肉緩嵇康隱脈刓稜居無守氣固且得福然臣疑木刃似之亦不能識矣爾乃長爪利鉤梳疑剔理鳥飛隼翔思變決起蝕不没才鶻非播紀體經能靈謹謝諸氏此數者天下之健決忠臣之行也盈寸之毫方尺之牘苟致其誠屈役不叛則萬石之弓可左右握而十萬之師可統而横行也故曰姑布相表越人視裏張喉見肝握火而處夫臣所奏士牘猶吏之質也當臣受之齋戒

而察至臣亦猶行考功之道耳於是臣當醮士臣正告士曰必無墮其文心夫文章之器非黄葉也而兒亦未止啼也非使士當官即亦不信今當官所共歎者神飛而上氣伏而下用其智則日生用其才則日死神飛上則芒下氣伏下則究上智用以生故不肯以死千秋之業才用以死故不能以生一旅之師數者於世豈有銖黍致其文心者乎使天下懷此數者挈槧而走臣所必立取例去然當官而或貴之者則是孟說有完膹而防

風奔命無專車之骨也且夫聖智之名功能之跡華而可悅天地之所受藻也非足文於心苞采相勝固不能得之譬諸嘘冰無出焰者矣其不然固如嘘火易再曰含章言文心也於坤王事有終言致功也於姤有隕自天言天下之理可坐得也夫得寳母者壇奉以呼珍於海士守此寳母亦壇奉之足以提忠聚能坐躋皐禹故有益功而無遷術也墨翟公輸般帶艓坐投而攻守之變盡假令二子輼櫓而見城下又遷術乎哉自臣六七

年所親見天子臨朝奮講煥乎昭回以為天子之修其文章而天子則由之以湛新天下雲漢之成如此矣多士觀乎天文其法最上其下者往數十年先臣湅宰爾鄉安成既以袒持故諫臣劉臺抵楚相譴去已又十年守爾臨汝定潢池之譁此爾鄉之所甚材也然先臣之為文章能刻深造思而其教臣朝則曰力爾文章暮則曰無亡爾文章夫先臣亦有取爾也臣學於君父即必以諗諸士臣實藉諸士免辟苟不墮諸當官則已矣

戊辰會試録後序

蓋易有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謂上章美而見光下著情而獻功如相見然故稱覩也易之言覩書之言霽也上古之蒙霽於三代堯之蒙霽於舜舜之接堯猶雨之合水也而其時則亦有若肇造啟闢然者此以堯有静深之息而舜大見其道舜大見道是使四凶者不得不大見凶四凶者大見凶則十六族者不得不大見才也此十六族者當其席伊耆之暮氣而罣於窮奇檮杌之

繁妖如處襲石不可尋察而及其應運投知光氣勃發燦然華舒爛於卿景故舜者明新之大歸冒萬類之才而與之相見者也今天子極聖左握大鑑右操健斧以章奸鋤逆使嚴霿坐清大昏忽旦天子以為如此則天下必有矯挺而出其才者矣故使臣等洞垣而求之文字自臣所見士之能言者性命俱流思理並竭窮致極能凡士之奇則無有不見於此者矣士之能為此者運昌則氣發心開則力張去諱絶嫌則慮坦而其情易盡

此物之善覩者也雖然臣疑士他日將或有適焉者夫敝臣之適其君者畧有五術漢之臣則皆蹈之漢武帝責吾邱壽王曰子在朕前智畧輻輳及連數十城之守職事並廢一適也聚才以從其面退而解弛焉此一術也嬰蚡之訟武帝問廷臣誰是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一適也詭於中虛以為無咎又一術也文帝欲任賈生絳灌之徒則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一適也駭非常之原而託於安靜且以老成制

年少以談笑奪痛哭則其説易伸又一術也文帝問陳平刑獄錢穀平曰有主者問其職曰理陰陽順四時一遁也逃實課而卽於莽蕩以為大又一術也公孫宏對武帝曰臣誠詐使非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一遁也居身於謙謙之大美而使人主不可見詐又不可見忠又一術也此五遁者大巧之臣皆用之以捭闔其主漢之二主皆英主也然有不及覺者其情甚深其罪則與四凶等夫主甚陽其德而臣則懷詐而棲於至幽此固

流殛之刑所不原也故臣願士終顯白其意以與上相
覩相覩則無回心無回心則無匿才君父者呼心之鐸
心志者鍛才之鞴世顧安有負忠臣之心而患無其才
智者乎且夫明主在御譬鏡之在懸也因鏡以正其容
易而欲滅其醜難乘明主以致其功易而欲塗其過難
況以上沖質而能大見舜五十在位之道使其年及舜
必又出舜上而諸臣從之枕圭席瓚不為十六族則為
四凶可不慎哉

武會試録後序

歲辛未上急思熊羆之士屬當大試天下武舉乃更故格申命再三俾臣元璐副左中允臣方逢年往咨方畧事竣録文以獻臣宜綴言末簡臣惟論士之道觀其遭際則可以知其致歸古之名將三代而後如衛霍李郭之徒皆事中材之主今忻戴明聖文武之德上淩軒姬一際也古者以將禮馭將極之設壇推輪猶為巳事今創陳九賓廷見臚唱被以儒者之榮自詩禮之士誦周

讀孔數十年不敢夢見者諸士坐有之又一際也此二際者古今之不常天下所大蠱也故以此二者呼振天下使天下負志之傑心開力出蓬勃蠭涌雖復歐冶擊囊昆吾捧爐窮煅極鑄而規其成器無有如此之神靈者矣且諸士亦知上令者所由命科先技勇而後文章為何意乎臣愚仰窺上視諸士綦重以為是皆舉於鄉而來者鉛軝之能已見矣自往者縉紳道盛軏見兜鍪文士倚筆不自得浩然棄而說劍稍習弓馬以為文章

之媒而主者急奬機謀盛循行壘上心知之故謂令士所不足非文也卒出不意而求之藝力當令初下都人士竊疑裒帶之風將詘於超距而不謂諸士取諸其身顧有以應握槊伸鉤霍然而出於是上心甚悅以五百士付臣等使試其文辭臣等既受命私意士蹶張如此其所不足又非武也將亦竊疑翹扛之氣必困於毛錐而不謂諸士取諸其胷又有以應摛華吐藴蔚然而章葢臣於是而知上之神武知兵也以實徵才以虛作氣

以武力士之所未備故猝乘之以文事士之所必守故不攻之以猝乘故盡得之以不攻故終致之自古帝王之精於韜符而善用兵未有如上者也諸士既已感激神奮而又仰參至精法其環變苟行三軍可以無敵故臣願諸士一以上指為師臣寡昧不聞軍旅無可益諸士者無已請即諗之以所素守經生之義則亦有三誡焉多讀書一也勵志節二也善與不爭三也郤縠詩書杜預左傳古之為將者皆右六經而左軍志戰陳征伐

之事不與聖賢謀之則不能多算故宜多讀書也今賜甲科稱進士儼然士大夫矣龍雲始進矜矯自貴旁塗曲竇儒生之所謹者諸士皆當守之羊祜不附中朝傅燮寧失通侯而拒中常侍趙忠曰吾豈私求賞哉故宜勵志也文武之權譬則其衡也曩承平抑武武墮今將昂之衡過亦殆諸士其務和衷無戾文吏文武不和則大功不成且不可使後世議藺廉優劣故宜善與不爭也以是三者傳於韜鈐益以計數苟行三軍則亦可以

無敵今歲且洊饑內盜竊發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武臣不必然矣虎燕飛食而絆於時平徒悲髀肉起望堠烽則諸士之又一際也報主樹功既有其地果欲致則必致之又何疑乎

兒易內儀自序

漢人說易舌本强撅似兒彊解事者宋人剔梳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彊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古今謠讖多出兒口即易寄靈任兒自言必能前知矣夫易

固貴兒所以藏身大藏藏巫小藏藏兒筮亦聖人兒天下也天下甚危之言以為兒為之則可無禍屯之次乾坤此易告難也繼屯以蒙蒙童是兒此易明言惟兒足支難耳子雲太元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

兒易外儀自序

凡儀所設皆易本情當其會心覺龍馬在側而顧外之者以其假圖召策假版陳圖不免枝遊近於小道又以圖象所涉意在明兒墨守先儒不敢自出而兒得之則

生戲謔所以外之也内之視外譬立閨寢觀乎衢巷衢巷蕩雜不如閨寢秘清夫易之為道固為轉逐而外者也陰陽大義移而卜筮筮言取易卜言不取易而亦曰易爾其外至於風角鳥占青烏祿命亦歸易焉其外至於博奕之戲範圍錯綜亦歸易焉天下之敢褻用易如此然即以為非易所有又不可也

兒易内儀以說

三聖人之易斷於孔子三聖人治體孔子治用治體握

規治用握矩文周以前人皆任質明量取乎易者槩必君子故貴以其圓神命易使人知化至於衰周權智日出苟使易兩在遷流則大賢大奸共用易矣大賢大奸共用易即必有非易之易起而亂易者孔子懼夫圓神敗易故尊典常矩易使方分設六十四者卦執一德循能責用猶官畔然故大象之曰以者言乎其用也孔子用易如丹制汞使就財實用豫治樂豫盡卦皆歸樂用革治歷革盡卦皆歸歷用師萃治兵師萃盡卦皆歸兵

用噬賁豐旅治刑法噬賁豐旅盡卦皆歸刑法孔子之使易也器之易之應之猶響也觀其周綜卦德博串象爻疑有神靈通乎夢見此由孔子制思微密誠察而其辭體要執術馭蹊斷以數言包囊全卦譬晷一寸箝攝千里夫子之文章其才大力多然也我不敢知曰文周所謀定由斯義而自孔子用之何必文周不為此謀乎是故學易者不可以不明大象離象求易即力竭而思不得盡矣夫易者千世學者之所聚爭也聚千世之材

爭立一易寧有正易乎而又以抵程朱之巇為有罪今取諸孔子之義明不敢自用才以庶幾不謬於文周而挾孔子令程朱程朱俛首矣是故其道得明而易行也

選丁卯江西墨序

繫今文於時固以變之道與之矣今文變則愈今雖邀龍馬之靈役典墳之氣使倉氏兄弟屈曲蟲鳥錯然而書之亦愈以明其今者已也故極今文之致為之三年則未有不腐者豪有力之士愧之以為是不可循於是

乃棄其衡斗而舞帝江之干戚為此者其道足以亂天下而其器大毒天下飲之適如耳於是司命者憂焉以為非其人强媿則不能為也乃大索其類以屬誅於强梁而鑱其血性為此者其意欲以治天下而其器大毒嗟乎操兩毒之器以共制一文章世豈復有文章哉故吾於今文則有二懼焉毒造於豪有力者而使庸人承其禍此始懼也毒報於豪有力者而使庸人首其功此終懼也夫庸人不能自救禍而與庸人圖其功雖更千

世未有能成者矣王尊曰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羅紹威以牙軍驕盡殺之而所部兵羸不可恃則大悔恨植其名而不足以著物貴其體以犯天下之不服則其叛之必速是使天下之二毒者相代無藝也吾於豫章憬然欲變之矣然吾欲變之而不敢不握其才管夷吾欲變齊則握高國趙武靈王欲變騎服則握公子成高國公子成者齊趙之人之所大服也故吾為之制奇平華樸四網者不脫一面也然吾必一一吹之而察其才自

吾之意以為察才之法存乎别贋夫文章之有鬼道者牛蛇無禁而黎邱不可尊也黎邱之穴破而四者之才乃始退而各守其宫子產曰鬼有歸則不為厲故文變則可歸也歸則不厲不厲則其才不疑其才不疑則其體立才非一的之招體非一鞴之鑄也奇平華樸苟皆以其才為之則其於體均有矣使四者各有其體則文之體正天下有此四正者則天下之二毒者止矣是故錄其文而告天下以其故然天下必知吾為豫章言之

也京房考課之法當時第使得行之本郡夫不憂其身之不免而憂考課世固以京房為愚人也已

南雍課序

雍制之可尚者二不使士自為功不使士自為命也不使士自為功者勤鐘謹鐸規蛾子以帝王之物天下於是不貴其家之縵絃而尊國之鼓篋夏楚不使士自為命者日考月較以窮其情士不得鳴一日之倖天下於是奉理叛數祠才鬼而疏福神故昔者高皇帝之意以

為鑄才必於太學而今罣於桑孔治財之謀顧有不然者是可痛也今士既策名甚驕其誦讀而天子則不之信即一日功見譽流而天下或終疑之謂其幸與福會為令之才者惝怳而難恃如此苟必歸教太學還其本鑄久任師氏由誠盡材切以性命湛以經術實以幹濟華以文章不出十年將相之才可手掬而得矣自余從侯先生後咸股執隨鳴叩互遁然即以先生之為教至於疲鑪竭薪顧亦豈能信其中遂有將相才乎余故以

為非自上更始大復高皇帝之制而厲誅桑孔則不可得為之也今其可得而覩者文章一端而已矣刻南雍課選

翊富倉書自序

或問恥曰人不能自食而倚天恥也鄉之人不能自食其鄉而倚國恥也今歲大祲民多死徙於是公私上下皆以成周委積之義為當求其當事大夫規宏經遠愁然聚而謀其大者以求儲於官元璐繭存城曲以拘墟

之見退而與其鄉之士大夫娖然謀其小者以求儲於社乃稽古社倉自隋開皇之制以及唐宋戴冑王琪所條參之伍之要皆有未協者以其資計威教悉仰朝廷蓋非鄉之自為功者也鄉之自為功者古今惟考亭一法觀所行於崇安之開耀鄉者綱綜絜然化裁道盡矣然在考亭自為之則良他人行之或敝繼此真文忠行之武安亦良其後人踵為之日益敝考亭不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之人者能人義人慎人信人

廉人天下苟不得是數者之人昔之碧血今為冷風悲哉法之倚人行也為法不能制人必行而倚人恥也元璐之法察韃首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則有五道焉曰託甲託甲者何也夫託尊於官即廢興由官官雖賢三年而權盡崇安之法之所以不復者亦以其後舉倉歸官耳今以土人世其事以中壽量之極其身三十年其子若孫親見其事習其所持各又三十年是則百年常在望也百年之法以官守之須三十人

以土人守之父子孫三人而已家無繁令而安里有多言而憚此爲雖不得能人亦可不害者一也曰居約居約者何也千人之聚有田者常數十人若以王戴之法畝責輸升是使數十人共執倉命也此數十人者必有數鵂焉必有數蝨焉今約之五人則尊俎揖讓定縱堂皇者五人耳其千人常在堦下其數十人常在壁上諜靜而專志咸則銳此爲雖不得義人亦可不害者二也曰絕累絕累者何也劉晏以假貸非福青苗直以貸禍

即崇安良法後人敗之拘催不堪咸以咎貸是故以粟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民亦有再死民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歲大饑問諸鳩殣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死春散秋斂五六月間價踴求粟不得民大死今就糴徵利以平為功金粟迭處不離其據此為雖不得愼人亦可不害者三也曰制欺制欺者何也大嚼者咋斷其舌左手持鎚右指惕血一身不可自信而況於人乎故鳴鼓雖公不救往過要鼎雖薄不形來愆今質入穀出以鍾

易石是使受者不私私者不負驥駑同櫪不見驥亦不見駑萸跖並壓不患萸亦不患跖蚨飛來去倚枕聽之周鄭交質之謀而有遂古結繩之化此為雖不得信人亦可不害者四也曰藏富藏富者何也過府而載揹者希不有盜心執炙終日寧當不知其味乎寢處京坻而我無與焉不及十年庸人皆倦矣今以為其家之肥期而歸子旬而歸母後迺盡子困子凡穀六千石受息千二百石計上田歲入穀五石千二百石則準上田二百

四十畝是則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五家而千家乃不饑食五家於倉而倉乃足千家之食自抱其珠誰得脫者此為雖不得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凡此五者皆古所未嘗謀自元璐以意創為之安計雖甚淺疎斷可百年而上因著為說以諗同人今饑民習賑等於驕子更一年不登誅求富者必立盡此云翊富是為富者策救使不得貧耳至所寓意保甲鄉兵云然者安知是倉不為武庫耶或疑此法終難行者固也當考亭始議

社倉時吕東萊規以任所難任恐不成功朱吕且然何況今日雖然請自隗始夫衆不可倚也自為之法不能身先之而倚衆恥也

治社八子集序

今天下多事天子急救亂使天下郡國之民團結保練户皆可兵人期能戰以為如此足以制賊然臣以為由其道可以得卒不可以得將也盡肉食之謀皆一卒之任若夫死綏制氣之事惟士為能士所持惟文章而法

亦圍保壘兵筆戰因社為肆是其所制將者也然而今之人不以為貴非徒不貴之已也又歸獄焉以為其習致衰其氣召亂篤古之士戒心驪稷强者捲堂弱者閉户魏子子一顧一洒之乃集其朋大治觚槧號曰八子章鵠示人其法元究天人高舉禮樂敷筭兵食鑽秘韜符時或悲歌小形涕歎風諭四出褒譏霍然或懼魏子曰子其危乎魏子曰吾何懼吾父死於是吾兄死於是也而其朋數子曰建安七子之才而學道者不尊之由

陳思之無義父兄耳若以魏子父兄之義收召聲類以極其材於應劉諸子何有哉余聞之氣汗縷縷出於冠上嗟乎居體致用以為之文章求聖賢之心以謀富强之事未應一命而爭致其身循此之情授之笏必擊賊予之五萬師横行塞上矣今求天下之鋭於鄉兵里甲而不知文章之社之有將材是則田鳩所笑不知適秦之路乃當由楚也天下之文章議論皆非一人可持朝數人謀其忠孝不可曰黨社數士治其文章不可曰亂

小人無朋下士豈有社乎

倪文貞集卷六

倪文貞集卷七

明 倪元璐 撰

序

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古今大忠自楚三閭至宋信國未有不盛為文章者也文章之力貫道道立召才才聚天下無骨畏死之徒定不能為之聖賢盡性於忠孝必立命於文章我明三百

年莫不以方正學先生之忠為出三閭信國之上顧未有能言先生之文為是離騷正氣歌之所不及者是未能知先生者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先生遭遜國之難九死不悔蹈刃如飴非所謂養浩然之氣者耶顧其生平論文亦曰道明氣昌則文自盛今試取先生之文讀之嚴茂高典則亦遷固華雋周瞻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仝賀充朗流逸則亦曾歐然惟本乎理充乎氣而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赴焉其質態態然其

源汨汨然色正芒寒令人望而知敬則先生之所以為忠即先生之所以為文是謂集文大成文不在兹乎南城張君廉健尚古幸宰先生之邑得以大聚先生之文擴摭類次刻而傳之惟恐失墜其慕義景賢興起教化之志迥出於俗吏而餘姚盧其者撰次先生年譜搜括遺篇勤勤然佽助張君以闡揚風勵為能事合併書之亦以勸後之人焉

孫督師撫秦四録序

四録者白谷孫公傅庭撫軍關内奏績對揚之書也曰鑒勞録曰清屯始末曰練兵總録曰省罪録以衆勲示賞而不足者以一言被罪而有餘娼嫉之害始中於正人而終禍於邦國可畏也方崇丙子公受命撫秦海水羣飛蔓荆載道標無勁旅廩寡宿糧談兵之家莫不俳徊審顧需剖將來公投袂而起慷慨無前率未練之卒出百死之計不旬月而禽剪渠魁俘獻闕下大憝元惡相繼伏誅然後退而清屯以裕餉募練以强兵旌旗所

指凡夫姝名异號之冠莫不投戈解甲非竄則降再期之間境無鳩眼公之勲亦赫矣天子嘉之屢詔懋賞而武陵之忮乘間竊發因其厌心引疾坐以誣罔無將幽繫請室罰行賞稽時論之頗無若此者然自公去秦而冦日滋横上益思公乃召公於圜扉已使督師七省時余在司農備陳末議請行營糧糗從軍所壁就近輦輸俾無反顧及公率師出關分道進討自將大兵豚閿鄉寶豐進擊逆闖頻戰頻捷克復日聞中外相慶指顧蕩

平乃天吳忽虐七日其魚舉近輸之粟皆斷阻不前士馬並困不得不退保就食而一軍之却坐誤全師賊反乘之因而潰敗夫可進難退見幾而作於方畧初無失也斬帥餘威振於戲下於法令非不伸也然而一潰不復支者莫致而致豈人之所能為哉當公撫秦時盧公總五省之師洪公督三邊之士三君者皆人傑犄角辦賊賊勢日衰使久任以竟其績何難坐銷戰氣亡何邊疆多事武陵悉移三君北援尋復以盧督宣大洪督薊

逯公督真保棄習徑而即晦室又重掣其肘致盧洪軍潰身殲而公以長繫獲免説者謂天假武陵以存碩果使收功於蒙谷然以僨轅隳甑之餘為滅竈更燃之舉公能留其身於危疑刀鋸之餘而不能伸其業於仗鉞聲靈之日悲夫余與公同膺環命並佐中樞嘗誦四録於木鳳之日輒欲弁其簡端會軍書旁午援筆輒投今解計歸講不忍以心許之言負吾死友為叙梗凡以揮宿涕然昔之所欲序者四録今則並序出師俯仰之際

忭悵殊懷後之覽者其將有感於斯文

姚孟長翰長代言稿序

夫雲霞者非天之為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於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其臣子代為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足不恨當宋之時環玦雲泥皆屢書命道總褒誹其義則史今言絲萃於旌纁字衮依其鞶帶無譏有奬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敷歡四座毫毛茂茂化為醴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

為其大臣上哦主德猶病伊優今使天子執平交之分涌如泉之辭媚於卿士不亦悖乎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為無如視草者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為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為難者二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今之人必以其言為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為蓍蔡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使今日以是事命某某必辭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年間璫禍熾興醜徒干紀淩

撼椒庭冀離肺腑黨鉤正士不漏平原褫脫纓組如風
擊籜北寺填溢踵不得下戎行牖下等於三山天地既
冥陵谷將變聖人迺作行其大僇氛盡旭出道介長消
奮椎黨碑極命輪轂長宏之血祓以膏蘭胥靡閭氓悉
還車服號綍並汗木鳳為瘢而先生方召自英州再升
玉局聖人顧之貴其峻整以為精徹前坐賈生側陳里
革進則資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之才先生於是
奮筆致能體天貌物章霆露之功别愷凶之道表方中

之吾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憂厲揚廷之義著首肱之
愛呼敬應之心發言如雷軒訇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
可使為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通德譬水合雨而冠領正
人引衾發氣如芝荃之並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黄羣直
雖或光迴綺合小命春華而義驤爭然骞壯岸出史孤
之能於斯不墜矣昔蔡襄之詞景祐陳瓘之論元符非
為巽牀巫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鯁固多怪火
可使修譽命之辭適及泰征之會嚶鳴之求託音節足

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瞻縱筆一世唯爲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牘端人之心可以知已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黄石齋史公宦稿序

鑽串六經役其魄體以爲之舉業使膏粉之容化爲鼎氣自二百餘年來未有能爲之者而石齋始爲之自石齋以其丈達而天下於是跂然搴裳從之顧其始天下

以其學不能為六經苟求六經即求之石齋既復數年

乃又以其才不能為石齋苟求石齋即求之六經當此

之時天下之膽决猶秋蓬也俄不敢六經而敢石齋俄

又不敢石齋而敢六經以才則不能有其學以學則不

能有其才小者肘見大者蹈絕此固石齋所當閔痛爾

石齋處承明著作之廷而求經濟之道其於時文猶老

婦之厭離柝枝也而今忽自意至為文二十五篇出以

示吾自吾與石齋交每語移日欣愜契會火所擊難雖

然吾今聊復難之石齋必以是文章之道可治天下故矯爭而上自宋而唐至於漢秦猶未已而吾慮天下之惘惘者其心又以是文章之道可治石齋倘天下欲以文章治石齋則其情必流遂而下也夫漢人特不貴子雲唐則大笑昌黎宋之於子瞻遂欲殺之矣必以石齋之才為其漢以上而今人之情無有其宋以下者則六經之治文章文章之治天下不出一年其功盡見顧吾今者見形而心怖甚則何也

黄白安侍御奏疏序

夫曆垣識洞寢石誠沒故市竭呼而非謂俳極啼而不哀何則智不燭機則意南無致飛之則道存謝責則宜下有不登之音故使薛廣鏡曉人之情則氣凌平仲谷永去懷邪之意則辭敵長沙夫篤時者夏迷游光者春咽驚飈者秋默悔革者寒號是以多舌無誅側想杖童之世烈腰膂墮疏觀曲女之城斯亦悟士氣之所歸知嘉名之有敗也若乃晶襟擬鑑藥口羞瓶休則鳳噦崗

崇揚其節足奮乃虎爭殿重剔彼夔雎法巽互輸詹炎並伏漢相之一言起寐唐臣之十漸危明有足貴矣測諫者之所存亦何能之不益以議埒史則領其三長以權準相亦綜於五視故可以汗青竹而為光𨰻黄鉞而不覆也屬以高閶授斧函關跂靈發七十諫書之函飛五千道德之氣欲使賈言失至陸語隳新夫茍讀周書宜削陳羣之草而忽傳洛紙可知江尉之名爾

楊伯祥太史稿序

當十年前僕俯首為文即意至才起回視棚架復疑不可自以半生精氣為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狼之罣柔繩何時出力乎當是時天下之禁以為作古一字如繫石鳥羽坐取不升既數年而格理驟變體經切子遡洄取難自僕視之斯亦熙景之明徵文人之巨力矣然而今之論文者焦然引為大憂夫立於典墳以觀今之舉業其為道理非豎亥大章可得窮步也以其東走日下積漸為後之不可知則不憂以其淩宋壓唐意且亟

然不屑漢魏者何為獨憂之且今文之可譏者有四而今之人則皆不能察之戴髏為頭帽通八寸傖升食店鵩爭上風此四者蛙紫所歸疑弓玉之大竊也其與今之真能經子者分胎別體有如馬蟇而論者必云流瀣之道本諸一氣又可噬巳天下之病皆在於不審真偽不審真偽則作者妄作議者妄議茍不辨子則必中鬼茍不辨鬼則必刃子子鬼相戰政刑無章使世脊然不得平治非是等之咎誰咎哉自僕之見以為天下真可

以文章之道治之也九府之才三年雖盛肘跨及者不過數人當璧壓紐一士而已尊此一士以召天下使共學之悟其所至正變近遠以求至理博串羣言正以仁義金石鼎尊滌其粉氣胷貫腕强頭脊俱起决銳致功而為經濟天下之亂庶其豸乎於是刻楊伯祥稿

吴湁人庶常別言序

今之為文者不稟法古人而自不見性三年一奉新貴資糧扉屨皆於是乎取之割席帽進賢冠為之疆界有

如鴻溝如是者文常為客擔裝候時風利帆舉翔然而別是其常也若潞人之於此則有不能潞人之為文章法必禀諸古人而自見其性夫古人之法則既千年文人之性則亦千年而極潞人之身不過百年耳如是者文常為主故使潞人焚筆硯則已不焚筆硯則自始學為文數十年以來之文心棲其胷指與俱寢興雖以管寧割其傲席温嶠絶其忍裾李陵蘸武連袂而哦五言王維孟郊比喉而唱三疊猶不能以饗之軼左激其遠

遊也是故潜人之曰别者虚言也然而吾能實之今問潜人當處雞窓探策揣摩期於必得富貴及其棄置情懷作惡如刀割傷此二念者潜人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在今日可以别矣且是二念者席帽猶可茍進賢著頭而縶之維之逍遥永夕則使其人氣不守身骨不扶肉皮離其面心棄其胷浸假入於非人是豈可不與長訣乎潜人曰生來墮地於此二者自不曾逢亦不必别雖然以种明逸之幽貞及既貴乃爭田宅吾寧為潜人防

不速客若潞人之為人清至孤引吾之畏友也鵾游燕宇誠心愧之復何言哉潞人初名天肖臨入試乃更名楨當闈中牘具覆發主者心蕲知名如卜聽人懷鏡入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謦則相叫歡及潞人名揭衆寂然余色頗愧食已忽子年友方書田從西座隅離席諗衆曰吳楨者華亭吳天肖也衆乃讚譟向主者舉手賀得人此大似高適等旗亭貰酒時固亦當傳耶

土謙菴悔虐鈔序

謔菴之謔似俳似史其中於人忽醴忽酖醉其諧而飲其毒嶽嶽者折角氣墮期期者彎弓計窮於是笑撤為嗔嗔積為釁此謔菴所謂禍之胎而悔爾雖然謔菴既悔謔禍將定須莊語乞福夫向所流傳按義選辭摛葩敲韻要是謔菴所為莊語者矣而其中於人不變其顏則透其汗莫不家題影國人號衙官南榮棄書君苗焚硯暑賦不出靈光罷吟在余尹邢尤嗟瑜亮蜂蠆之怨着體即知遂有性火上騰妒河四決德祖可殺譚峭宜

沈岌乎危哉亦譴菴之禍機矣譴菴不悔莊而悔譴則何也且夫致有詠而非謾也不可以刃殺士而詭之桃以殺之不可以經斷獄而引非經之經以斷之春秋斬然嚴史而造語尖寒有如盜竊公孫天王狩毛伯來求之類研文練字已極針錐正以春秋一書使宣尼騰乎輔頰豈容後世復有淳于隱語東方雄辯者乎史遷序贊滑稽其發言乃曰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是其意欲使滑稽諸人宗祀孔子耳滑稽之道無端似神化有激似

義神化與義惟謔菴之謔皆有之謔菴史才其心豈不曰世多錯事春秋亡而史記作吾謔也乎哉如此即宜公稱竊取正告吾徒而書既國門逢人道悔是則謔菴謔矣孔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言也謔菴讀之而悚然也

祁世培司李玉節傳奇序

韻人管風絃月莊士矩倫雙理兩氏遇於塗必捽頂交唾而去今使兩手者左執檀口右操鐵肝兼寫並獻所

不能矣夫文章之柔若媚狐比於巧令者莫甚元之曲子而以為由其道之可以教忠世培則有取爾也世培心恫於時起蘊衛槁壤為當塲之弄其豔藴意徼其醜衛恨切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卨人之欲不朽檜卨甚於存武穆也宫商鑄之不愈於金乎故是記則祁氏之刑書也名音曰律名法亦曰律故世培之能於司刑於此可知也然世培之於古之為詞者則有異歸焉宋廣平剛腸而哦梅花則媚婦於姿世培妍面而敷勁

旨協於銅琶鐵綽歸於骨王右丞奏鬱輪袍領解登第歸於藝世培既登第而聲忠影叛發其思存歸於道柳耆卿調桂子荷香致金亮躍馬歸於皐世培拈一禿節子近晶漢日遠過塞雲歸於功且夫譜事為詞使可歌舞其中有靈也已以世培之詞為鸞享於諸氏聰氏享諧瞭氏享態藻氏享華俠氏享義而用物以配之逢花則醢着酒則豪當經則法伍史則鯁是固英怪非其才莫能為之也

王瞻斗比部詩序

現宰官身說詩則其情必出於避酸而迎福避酸者規模臺閣以為流於瘦寒即與其進賢冠不副迎福者以為詩誠有識習為豐肥華貴則其官遂亦如之也是二者之於官愈近於詩愈遠而吾友王子猶然笑之夫王子者其官可以驟貴而顧取苜盤雲署其才宜在天子左右而乃樂金陵山水其詩無不通而特好為陶元亮孟郊賈島世人驅詩以就官王子驅官以就詩世人以

官治詩王子以詩治官其不同如此也雖然却為王子
下一轉語詩固不在官高達夫官西川節度羽檄蟲午
而詩正清徹能為高士之心却又為世人下一轉語官
亦不在詩白居易詩風流妙騁杜牧譏其非莊人雅士
所為而官至尚書少傅由此言之世人之詩不可知王
子之官則豈可量乎哉

馬巽倩進士書義序

今文鶩奇如蚰征上欲正之者矯以馴安弛波斥濤夷

峯截岸聳面不餙銜枚無聲眉山而上無有古人成宏之間安其身命如是為之益復磯激雖使仲凡鳴鼓子産鑄刑聰明之心有死不服也若乃上飛天門不見羽翮出没龍宇不聞水聲攝汞拘砂則無火氣推研引鹽則無粉光胠箧六經臓不得跡號召諸氏名不得舉於是乃使詭質怪魁攪袪從之絶躅芾及夸父投杖小巫稟茅波旬乞哀南人不反當此之時文章之道得以大正能為此者吾友巽倩而已自吾每言文人之心通於

禪觀在彼教中亦有二端鳩摩納室食鍼盡鉢能食鍼者則亦納室隱峯倒化衣佩順體能順體者則亦倒化此亦聖賢不以為怪杯渡彳亍奔駟在後能後奔駟則亦彳亍丹霞呫嚅大地俱響能響大地則亦呫嚅此亦龍象不以為驚天下平奇皆出於此然而熒惑已譏狡獪或悔文章之以巽倩為正無疑也

王芝山中翰書藝序

凡文造思不能出景猶鶩鶩具翼不能取飛也反壤磧

塲大宇重堂縫剩天地窒於堵牆文章之不能出景莫斯若者矣故景者天下之所共取也以其力則取之謝靈運知之也以其縁會則取之桃溪之二士知之也以其機智法數則取之費長房知之也謝靈運伐山闢道不景不已二士不知其身之忽然桃溪費長房坐持地脉宛然見千里之狀是故三者天下之所歸景也古之文人為之者子雲蒙盜而挾靈運之斤淵明子瞻幾仙而飲二士之藥宋玉長卿枚乘縱莘神鬼而佩長房之

符然以為是數子者才絕體大不可幾見又以其經天之業責於今之制舉有不可也然而吾門人王子則皆有之吾見王子之所為文標舉興會飛光致靈其法轉仄呼覷懸燈取映召萬物之至遠盡使形見雖遇憨題蹇目下筆即景下景即勝惟王子至精能為之他人不及也自吾以平格處王子則猶沈之耳今遇神識㟁舉王子自此遂當起而持天下事夫天下事又豈傖父笨伯之所能為者乎以王子之文章為其政事雲開霞煥

天下將有矯首而觀之以為其誠至而靈會靈出而景臻者是則王子以其鴻雁六翮摩天取飛者矣

祁止祥稿序

文章之不治則由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羹酒於太元逃燈劍曰惟匣此二托者其名大尊而其情如春氷彈指可破也夫太羹為不味之烹元酒即非醲之釀不味比之生物非醲幾於淡水以此二者享諸衆口茍其嚌嚅唱𠯈悅懌騰酣則亦遂可尊屠手於易牙

貴汲人於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文章必有不可者矣且謂過宣必敝則有取於帷燈侈割將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畜光需鑒養鍔待剸此以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尚包胷之會未聞至幽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威而嫌器利者也則其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為之者其力薄而取途於易循中慭而駕高名以自壯既已為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為此者裒狐升座而呪龍象之智為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

也故吾之意欲使羮人窮羮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劍者猶劍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自吾持其説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為言之天下必有劉吾古者而今吾友祁止祥由其道則大放則是文章之事猶可為而言之亦未必禍也止祥之文棲於奥深躍為靈露觀其入刺然可寸計心觀其出瀉然可斛量血則其才無不致於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潞然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歎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吟亦可以通

曉白香山之老嫗然止祥不為止祥以為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觀於止祥之為文亦足知羹酒燈劒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太元帷匣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為多事庸人托之則大奸而已矣以止祥之才亦數舉乃售使吾言晩合然使止祥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劉詎滇解元近藝序

應舉臨文欲不作第二人此無他法為今人則求見我

為古人則求見今敵今人則務制氣敵古人則務使智而已為今人不見我無為貴萬人之特矣為古人不見今無為貴一王之制矣敵今人不制氣無以爭其上流矣敵古人不使智無以用吾中駟矣何以明其然也漢人命騷互通繩貫杈杈神奮以發觀濤夫當家結艱危人攢膏艷忽開良界掀竭排同今目綜九七則明原乘手捫雲波即章枚馬此為為今人見我也子瞻歎古而凛宋法檀弓戴記鯖合歐曾表志觀碑壁藏月表譬中

秉仙骨外披世衣故雖犀憾歸獄其文而惟咎譏時不
究反古此為為古人見今也桓君山云新進犀麗極才
竭情顧見劉楊一時變色原夫劉楊之製亦猶漢耳非
嘗竄身汲冢借面殷盤而默禁時才使自韜筆猶馬齊
驟氣失飛黄此為敵今人制氣也昌黎起衰幾廢八代
觀夫魏晉而下陳梁而上鈴情鍊義道亦千年顧尊偶
駢為愧秦漢昌黎心畏鈴鍊則脫偶駢詎非狡機遮畏
攻愧此為敵古人使智也文章之情綜是四者則非偏

師而握全算故必得第一也安城劉子於丁己二卯兩舉俱衰文區雷歎然以今遇馬公神識宜必第一往予矇者遇之則亦第一雖其才力得不有其計數者乎當先十稔世尚董荀劉子亦董荀而御以遐心則生輿會近此數年人矜江庾劉子亦江庾而主以威骨則出神鋒輿會非匍匐之所能治神鋒非衣冠之所得攝也是故以今相之不失劉子以古相之不失時文不必變今人令人不能為不必古人不能為能變古人使天下神

識不得不明眼亦使天下矇者不得冬烘是則劉子所為計數者已夫文辨元魁猶人分聖傑魁之愧元傑故不如聖文之聖者則亦有聖人之道焉亦不可階升亦不為已甚亦疾無稱亦懷刑焉爾

劉大將軍奏議序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古之名將羊杜以下宗岳而上皆多學問盛有文章露布奏箋得之馬上橫槊磨楯不假牀頭播諸文區千年可誦儒者倪首服習不以

為慨也近代則山東劉大將軍壯節精思神勇骨怒左握鈐韜右操圖史上馬殺賊下馬賦詩聞鼓奪鍪聞金作奏諸所條上凡若干篇秘邃之謀環脫罔測更復霞煥追琢其章雖使子房握箸伏波聚米楊修供紙馬周贊筆猶不能以窺彼囊符參其辭火嗟乎豈不誠大將然哉循此而觀斯明經緯文武共治革骼並軀文不救時由無克敵之氣武不定亂由無貫道之心夫文心之所謀救者有霸之奮者也武力之所致定者有王之靜

者也鋒鏑之所不能懼者其民可得而托也詩書之所不能屈者其敵不得而窮也是故大儒必武大將必文譬之隂陽殊氣殺生異權而大隂必陽以殺靡草大陽必隂則生薺麥致極俱會故曰大馬藝祖擇相謂須讀書顧戒武臣勿學書語宋之日弱即由此爾文王卜相太公談兵茍迷羮梅誰為龍豹今夫將者詎有甲持滔曠湫凝則兼四氣動隨轉化遂通神明羽翼股肱以應天道智仁廉信斯備聖功其義固精於調元不讀書何

為而可乎何為而可乎

吳來之進士近藝序

今文之高者根柢仁義綜絡經制體用沛然抗裁古昔循此不已日變而上精則已尊粗亦不陋也然而求者之心不厭論者不以為正天下之意以為是以仁義經制就文章文章以就科舉科舉所謀是為富貴則豈有其誠然者乎若使吾平虛而論才士窮能造思揮常選特兀枯谿涸走蹇擊壺當此之時殺割俱聽豈必有富

貴之心哉凡天下之務為高文者其心不甚醜貧賤既自孤引以為調高和希又矜負必得富貴雖悖愚不然要其求畢文章之分使名立可傳則已耳而天下以為如此即亦以仁義經制為黄葉不可恃也雖然今士所從受仁義之談經制之論不於墳象則在典謨奇文奥章古之聖人先為之矣必此可疑則彼亦難信中世以來卒有二歸歸理廣川歸才敬仲二子之文辭其燦然者矣今不知二子所操筆覃精者為專治其仁義經制

不治文章適得佳乎抑故治之乃佳乎使二子入而為其正誼明道出而為其竹林玉盃出而為其尊王攘夷入而為其山高乘馬則是二子亦非至專狡獪秘戲營不急也或是三者道如蚨蛇子母首尾往來擊應不可離擘耶神仙之業或在爐鼎爐鼎所求一以為精炁一以為黃白一以為服食及其日至皆熟也夫以為黃白服食者神仙所不爭則何不滅竈毀器開目而存其黃芽息吾姹女以為黃白服食者是其至粗亦何以如相

要期循侯齊出乎今使世人而為神仙之事為其黄白則必貧為其服食則必死無其精烝則亦不能有其黄白服食則是三者不可離學亦若蚨蛇然也吾友吴來之之為人體立骨隨義起氣出自其楗關足不窺園别天下邪正如察燭黙皓時每静居爪畫穴被吻聲嗚咄皆天下大計君相所憂其文孤岸包舉輿棲董帷美敷管錦體用之言斯已至矣然其文即至亦豈能有加其為人乎來之為吾言吾或念作退思自立進思致功以

此臨文即得精微當吾臨文意得回視性光湛然亦益洞世務由此觀之辟召之變為科舉科舉之定以文章非後世之聖者則亦不能為之也今多設防欲使德行制裏治行制表不知是二者文章之力皆能取之有不能取抑其所為文章不必如來之者也苟文章不必如來之者吾疑其文章之不暇而暇疑其仁義經制乎哉

王㽔爾式時文序

予以文章交爾式三世向者水部先生之於文務為靜

徽其臨文危襟植覩神儉體安爪管相摩默然忽舉司馬公務為矜岸其臨文戟手飛眉裾寛帶廣吟嘯俱出曲盡猶歌余父事兄事游二郄之間筆朋硯徒旬必一集每相其鬚情鼻采即知意思不待文成悉已契會因是道合與為婚姻時爾式生方二歲未可斷其能文而予謂可妻也以是祖父文心所蒸足才十世況一再傳乎而其後十年爾式果以能文名爾式之於文特務為清遠湛深其臨文眉十數蹙已即有陽氣浮於大宅樓

翔不常幾包祖父里中謂之才士維予亦不以為誣也讀書足不窺園今夏以省司馬公金閶境上裹糧數百里顧念三吳之間多大儒哲匠請得操文二十篇廣求針筦定勝閉門造車時余喜曰可因告爾式文章欲一日名天下亦不難但使臨文情見靈生即其才自極耳二十年來文章之道則已三變初變為董戴再變進為經史三變又退為成宏此三者皆可以霸顧必皆以有其情靈為佩符當壁否皆蛙紫是故今之尊時與攻時

者如兩兒辯日各循邊半無有是處也子行矣途覲司馬度亟問子三年進退如何而三吳之間大儒哲匠有揖子升階者請必舉似吾言倘云不謬即可歸而求之矣

林令君行業序

使天下性命之士治文章文章之士治功謀則天下之文治武勳俱出矣西漢儒者膠東執戟以其仁義元默謹循性命而其時之與文奇字則必歸之長沙家令以

其博達明悟極命菁華而其時之經畫智計則必歸之是故西漢者人材之薈墟也顧人皆知西漢之材文章而外又有其武功吏治而皆不知西漢之武功吏治本諸儒術儒術本諸文心以此尚論古人何如勿論乎林侯逄春之蒞吾會稽一日而人知其德三月而人見其才五月而聞誦之士皆思學為其文章林侯之德靜誠凝粹章為道輝如日麗天肝面並列其體不易其神不欺是故一日而即知之也林侯之才慮而後動不言所

利批肯應射歸於靜安其足不高其目不瞬是故三月而皆見之也林俟之文不與時爭我法自貴寢處先秦呵噓二戴其襟不開其脈不張是故誦之五月而後大服之兢思學之也嗟乎會稽人士之志氣一旦矜奮皆務為林俟之文章是則福德在越六千君子其將再霸矣乎夫吾會稽者其山秀華不必峻極其水明潞不必窮深其人磊砢英彡不必以矯尾厲角自矜氣節顧吾猶懼其拘墟而處於蓬艾不可不以林俟之文章治之

也苟使會稽之學盡化為林侯之文章即林侯治會稽之事畢矣

陳冉唐海天樓書藝序

今人之為文章皆不極其才而趨易即使極今人之才至於殫鈎竭薪然不能難也夫文章之事欲求其道則不可得離其器今時文之分肢配股擬纖似複者其器固然等於鼎虡祖宗之所奠也破先民之律度而自用其才則有才無法自間者漳海萊陽數子力致其沈玄

而其情類子而士之趨之者不擬其沈玄而擬子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魅出畫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顴面口目之器苟使範山模水以為口目而施芭羽鱗鬐之形於其面則非人矣取諸非人以為其人之奇貌此甚趨易而不能為難者也陳再唐使君之文行世既五六年大都湛深標舉自積思詣至之士不能測以為畜子包經望塵欲走而初學蒙識皆能知其為時之可用

守之不去蓋深人不敢以為非道而淺人不昧其為是器故其為文甚難而其才極也天下之才極於火與鑑火附薪為光而滅薪無用物之迹鑑肖人面而不為人面有守器之誠故二者之道可以修辭而宰世使君宰東甌效而更宰吾會稽跡其治行緯之以章察類史嚴挺類諫劓劃類將調宣類相而經之以樂只不離其民父母之器是公之為文與治並為其至難者也石子中玉等誦讀久而發其光懸公文國門告其黨以文章之

雖如此公雲漢為章而諸子能明其作人之意是有韻合且夫負志之士以文章之道求公則豈有可得而陽鱎者乎

倪文貞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貞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修廣仁

倪文貞集卷八

明　倪元璐　撰

序

賀趙明宇巡撫晉大司馬序

我山左一區歷世共奉明腊怒觔扶其大脈者也然以宅圖言之漢唐宋宅雍洛而我宅燕則已異矣故以山左之謀被於雍如喝左耳不必墮其右聰於洛如擊齒

及舌舌掉可避也於燕即如按肩者頭不得起夫元亦
猶是而稍殊焉元郛山左而闥盧龍我固反此矣且元
之餽仰海而我專仰漕仰海則山左處臂仰漕則山左
處喉者勢也往者天下之亂多起青兗動為妖弄孔孟
坐其上而張角韓山童唐賽兒輩燈傳如此日者壬戌
之歲徐鴻儒飛一瓣香衡衆百萬蜂拚蟻結奪城邑盜
名字時方左怵籬風右驚壁雨而火發自其中庭中外
震恐予憂宗恤緯既兩有之而抱危者二焉倘使賊䊹

鄒滕不攻疾雷趨兗振塵可下據濮有曹雞連汴孽西斷清源南塞沂海又以十萬綴於武定過薊門之衝我援兵不得出涿鹿大江之粟不得入淮徐腰絶膂分全齊非我有也其次則併衆襲有萊陽負海為固我亦坐困二者幸不出此然遲之將必出此者勢大則握銳時久則豢智亂人之檣豪雄所托載者也於是大司馬趙公仗鉞兹土則三年矣元老克壯丈人以貞霆擊飈驅層圍解鐵迫脇山鹿束於篙箙用使毒獮失據詭鍚墮

靈不度五旬執渠以獻昔者張角已灰火傳波渚山童既柞蔓發劉林斤鑾批萍應手旋合未有根犁株絶若此蕩然者矣當是時天子為之歌彤弓曰汝作朕司馬階於三孤延賞世世夫天子以為扶肩樹臑是使其頭不下控也而或曰弛末雨不戒格白徒不武夫廣教召徒結積數十年此必決之勢矣毒蘊於中善治者厲剤攻之使散於肌節不然不潰腸不止而曰白徒是畏虎暴衢不懼狐怪其室也往代之禍什九中盜一中邊耳

靖康何局尚延十葉揭竿之呼大命隨去秦漢可知已故徐賊之禍其難倍於黔蜀且夫黔蜀之貫氣於山左猶一縷也今山左之息微微公在中樞猶當引為本計在還其所為明脂怒觔者而已

賀王符禹中丞晉南樞序

山左之罣於妖難也岌乎龍蛇之紛盪而走陸矣賴上神武發其聲靈知人善任連獲虎臣初則大司馬趙公載旆而抗稜於前既則今中丞王公秉鑰而見休於後

趙公定亂之才健奮以耆其功王公安人之畧沈幾以作其敢何參相屬淹琦並歌要以坎既平而置叢道已濟而喪茀王公之時則有未易者矣夫病疽者毒盛内攻大命將撥彈剉之施快其一決迨毒出病已息微氣索餘蠱之威或散肌甲虛中弛扃邪陰竊發剔之精銷豢乃蘊孽斯則圭鍼之所以處鈍俞跗之所為若怵也故以鯨鯢既盪弓矢既櫜而任者之難則有四馬京觀之崇澤殣亦量弔戰場而欲慟賦蕪城而足哀新豐之

未可騣規難一也訛言莫懲驚魂猶蕩築城駭南詔之騎持藁行西華之籌顛濤之末可猝平難二也邊關之餽徵米粟於絳河輶軒之蹤責資糧於楚館胥井之不可得汲難三也方勝之兵一日免胄則民畏賊巳勝之氣日日擐甲則民又苦兵危關之不可得寢難四也此四難者修廢之功勞於闒昧綏愚之術艱於擊强掘鼠之供費於牛饗防下之情紛於慮敵然而自公為之既勤止矣條廬策井以定其棲區塍理陌以修其業收竽

引屬以萃其類請蠲丐賑以蘇其息簡將飭士以壯其衛申紀嚴律以明其制左握芒黄右操鍾乳毒亦既盡脉亦既起於是乎鴻羽解肅鷹眼化憯流者以復居者以輯青燐化為白肉赤地載其黄粱商旅之赴其塗者無喪厥斧賓客之宿其傳者有授之餐視履之模還其有蕩冠帶之勝起其大風矣昔魏博恢既墟之城涇州歸已逋之戸濟屯之功不其然乎當公金城圖上之時亦有武賢異同之論或主大招流亡而歸其業或責窮

搜逋賊以致其誅夫叢雀巳定而召鸇致爭風鶴無聞而望鵶駭敵故衆聚則不可麾兵出而無所獲斯啉者之害成非公之所任也然竟以公静安有謀轡銜無失故雖小沸洲渚不至連山此予所謂安人之畧沈幾以作其敗者與斨斧在東二年天子嘉之擢佐南樞使觀大江之風察大本之地然且促召公矣自予素知公孤騫之節喬松絶援嘗昌言於朝謂公必辦賊而至東土彌嚴一介裴寛之鹿瘞於中園茍晞之牛不走都市靖

共爾位屹屹而已夫骨立則失其程李道光斯誓於馬革自負志之士赴功之英未有頤覩股隨而能成其務者也公既將得代其部吏藩臬諸使者共徵詹詹使揚其伐予不辭固僿操莛發鐘亦猶是我東人章甫所已哦衮衣之習唱也

賀許平遠兵僉晉督學序

天子御極十餘年間任才求功道亦百出矣辛壬之際天子尚文許公應時飛苞躍采雲霞蒸煥河無竭源當

此之時天下之文皆歸許公天子曰都可使治賦廼畀之節俾鎮甬東巳庚以還天子貴武許公受事抗稜執律雷霆嘽啍海無沸渚當此之時天下之武皆歸許公天子曰都可使治士乃授之衡俾量全越嗚呼天子之用才神明若此者非聖人孰能為之乎昔者姬公明道使制禮樂禮樂既定命以東征東人歌之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畢公知兵使為司馬司馬既效屬以訓典康王誥之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甚矣周之盛王用人之

明也用其臣精微之心以除兇定亂用其臣貞栗之氣以範俗制辭是故戰必有功教必有造令天子亦不貴以武士治武文士治文前用許公以其儒者後用許公以其師貞丈人天子之心以為文武之道如燧日之相取也奎壁比躔而圖書文章斧鉞陣壘錯然參居不相忮害天垂象聖人則之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也推而言之亦可曰總文武者士之師也今許公方始受命鐸雨在握蕤芷未敷而其推測小明大約許公之所務

為功者二而已其精之必以其誠正之學其粗之必極為文章之謀且夫世甚急術而不以誠正為迂世甚急功而不以文章為末者此惟許公能明之也昔者考亭入對或謂之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考亭不聽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庸人必謂考亭無救於弱宋然即不知誠正之亦為兵畧太公曰二心不可疑志不可此言誠正也穰苴曰慮定心强尉繚曰心動以誠此亦言誠正也夫不以太公之徒為拘方而獨非笑考亭可乎昔者

史遷思托無能之辭見於後世栁子曰感恩報國惟有文章天下皆以史遷栁子放廢寄懐然即不知文章萬夫之力是為功能孫武吳起務為攻戰者也亦治文章管商務為富强申韓務為名法者也亦治文章夫不以孫吳之徒為廢務而獨譏薄史公栁子可乎且夫吏之文從一從史徐鍇曰此以言乎其致一學文以治人也是故凡吏皆以其學與文治人况學使者乎今鵝湖鹿洞斆講於下上林長楊絶奏於上堯舜以來之道脈典

謨而降之文心不歸學使者將誰歸學使者不正士誰復能正士者然而他人之於道不必已有而文不必衆著即教士教之學為古人耳許公之於道與文身之也士之學為古人者皆得近取而學為許公學古人難學許公易譬之貌人者立其人於前必易為照於其仰思夢見者也是故吾量吾國不過期月文且大起更益三年將相大儒之才灘然俱出矣當是時會稽之郡大夫王公闞公聞天子之命許公也奔告某使為歌誦之言

某謝不敏既而曰詩有之矣乃歌旱麓之三章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請益又歌江漢之亂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蔣楚珍司理奏績序

蓋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蔡氏以為詰刑而援伯夷此明先王之以禮制刑也易噬嗑旅豐賁四象之設皆言刑也洪氏以為噬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此言聖人之以文明表獄也由此言之刑獄倫要固非

法吏之所能權也臯陶之謨禹曰在安民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其事民之嚴也而其制為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之屬慘深周設安忍尊酷若自臯陶始者然而臯陶之為此由其至仁篤惻以為吾朝張羅而民暮罹之此吾自戮也吾以為其法攸灼必使民翻然遠之懸踵莫下若張空羅者故曰有刑民之獄而無陷刑之民臯陶之制刑也期於無刑世之所為明清審克者無貴焉是則聖臣之所務而非能臣之

所為也以令汦棼鴟義日恣宜得邦禁大臣及郡國聽稽之吏力求臯陶之道而行之天下猶可得不亂也金沙蔣君為李官於台者三年既有成矣當此之時其民之歌原田者萬大凡曰惟良其屬吏之賦緇衣者百大凡曰惟察顧吾以為是猶區觀未測其際也始吾拔蔣君於雍其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既而天下奇其文章以為董賈復出以是臨政使之治民豈不有其道德精微者乎故以蔣君之司刑聽其言也觀其行事則有五道

焉蔣君曰國重征則民多獄國重征吏因征爲家則民多獄國雖重征吏不因征爲家則罰不及下所以貴潔正心絶源一道也蔣君曰國叢蠹則民多獄國叢蠹吏因蠹爲神則民多獄國雖叢蠹吏不因蠹爲神則罰不及下所以貴著暴情見光一道也蔣君曰國尊豪巨則民多獄國尊豪巨吏因豪巨爲權則民多獄國雖尊豪巨吏不因豪巨爲權則罰不及下所以貴貞制氣禁非一道也蔣君曰吏不能教則民多獄吏雖能教而因教

為厲則民多獄吏能教不因教為厲則罰不及下所以貴道貞志類物一道也蔣君曰吏不能富强其國則民多獄吏雖能富强其國而因富强為才則民多獄吏能富强其國不因富强為才則罰不及下所以貴大務本正謀一道也嗟乎此皆臯陶之道也禮也文明也

上虞令吳五山德政録序

天氣致嚴而作肅則歸溫於地德此君臣之義也舜以誅殛治天下而其諸侯揆事布教以著其善和元愷之

德孝宣之震厲自漢盛時高文景武未有能及之者而其時最多循吏民用以安故夫漢宣之治非猛也有桐鄉渤海潁川河内之徒保障煦沫以厚施其鍾乳而廣餔粱肉雖大誅日出元氣彌蒸其民愈附令天子明聖以精强果遂之心滌剔天下而吾吳侯應之更用樂只以大治吾虞列國之長能達天子求治之心則未有如吾吳侯者矣夫天子之仁心甚充而靡有匱歉也而令者法紀中墜寇賊外興急兵兵絀急餉餉匱此雖使黄

帝持繩老氏執矩不能不以嚴為本計嚴者天子之以治吏也天子以為嚴吏顧可寛民然令者吏畏嚴而遷嚴於民使民知嚴則吏之過也自予所見魚頳馬竭鴻嗷鳥嘵幾遍天下而歸視吾宇桑麻不驚歌唱四作故曰列國之長能達天子求治之心未有如吾吳侯者也且夫謳吟者精神之致歸也天下之治敗於謹虞而緇衣之頌夜輿之吟聖人則登之於詩著之為教是故吾民之歌吾吳侯可得而言之矣民歌吳侯曰撵厥菑本

撫我柔桑去其害馬馬是以臧此言禁強扶良也曰有劍銑如剸犀截兕有繩犁如分肌擘理此言決察也曰不脂爾躬而脂爾土不塵爾心而塵爾釜此言至清也曰我臥于于我覺徐徐雖更千世無遷我居此言無苛政也曰東門之蒲其葉旋旋伐以為鞭民生其耻此言德化也曰鐘則以扣治則以鎔猗歟文翁化蜀之功此言教士不怒也曰大鑑之懸孰或欺之大炬之燃孰或迷之此言握照燭幽物莫遁也凡如此者結於至誠發

之無意余既得而聞之則必正告天下使知天子精强果遂之心托於循吏之政適為樂只如此且夫君子之事君也乘其朝氣以致功達其仁心以徧德世固豈有有君無臣者乎

壽外母王母袁太孺人六十序

夫貞剛之氣天地之所甚寶也其著於人為義節凡為男子而不必有婦人之態為婦人而有士稱者莫不取諸此所以天下之庸男子百不如貞婦貞婦之道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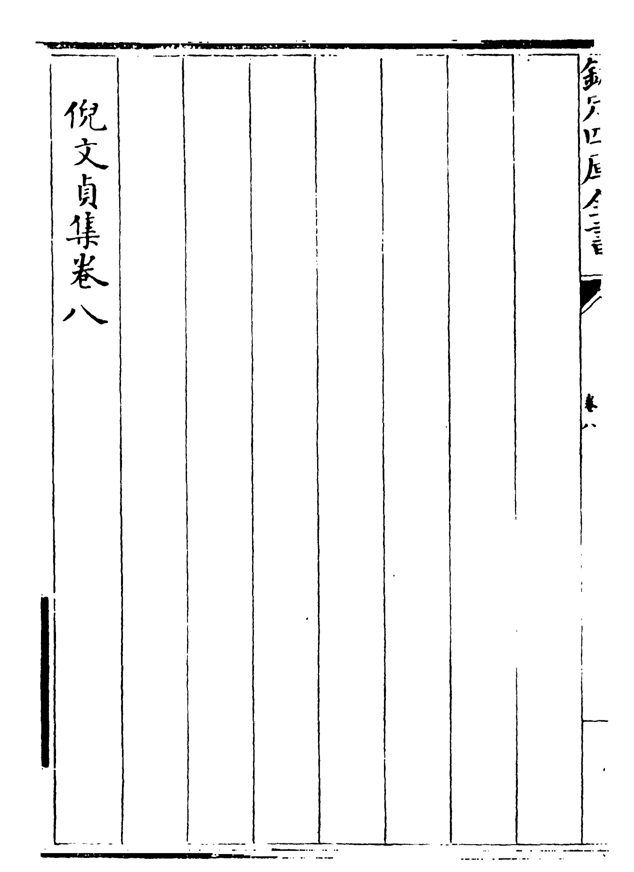
陰靜以奮爲陽昌此天地之備質純氣非一往之槪一節之竒可得而爲也是故其風足以維世其理足以勝數余外母王太孺人之以苦節著里閈垂三十年余幸得爲太孺人婿習聞其内行嗟乎中材之士安所得骨升氣立如太孺人者乎太孺人及笄歸石穀先生先生篤行專讀不事家産挾筴上帝京遂以客化當此之時太孺人年未三十琴鼓禍乘舟河凄汎鴟摧子室燕迷羽音荼蓼在前宿棘承後頹風恐懼陰雨漂搖天日晝

昏鬼神夜泣顧復忍死撫存雙孤指挂手經取瞻晨夕及孤稍長自為之師法律詩書因才而篤既各成振世稱二良故以太孺人為之男子是使荀豫歸忠嬰杵讓義賁育愧勇召管謝才而其在古賢婦人之間駸駸乎與共孟齊驂敬姜懷清而下盡可列之兩廡畜為衙官也益余又嘗竊聆太孺人所教其二子者其言曰無以貧士降其志無以卑寮墮其氣其教其女則曰士有諍妻豈必無違令夫志氣者堅士以為難持強諍者藎臣

不能終勵而太孺人噩然著之為操績之切謀送門之密誠於是其長君文學得之以升華藝林矜矯自貴次公明府得之以搴壯從事廉健不撓而余婦王安人即太孺人季女當余備員史局中多感慨指畫所形動觸感責方草未發親朋知之者色動舌出撓禁千端安人初未知已聞羣譁顧謂余請得一涉指歸余示之草乃笑謂曰君語平平諸君何事須懼即如此遂爾驚天震地豈爾輩男子真僵蠅僞草耶其後余雖由此得禍乃

更相忻一時聞者並賢安人非復女子誠不知其教之有由來也太孺人之教其子爲男子必不敗之以婦人之態教其女爲婦人必責之以男子難能之事嗟乎豈不誠丈夫然哉於是春秋六十凡宗姻之揚觶而言者皆將舍貞婦而稱壽母以爲歸貞於太孺人將必有惆焉懼傷其意余曰不然易曰苦節不可貞葢言其心之以是爲苦則貞不得成令其節已貞矣是必其心之甘此而爲之也太孺人既已往否來泰而又舉其中心所

甘者推端理緒而陳之此雖使雙成奏笙其前禮珠颬歌於側睍睆好音詎有娛於是者哉且夫天地之氣莫不以其嚴蹇為之凝翕强忍握固所以長生老氏以為舌存齒毀不知其肉殤而骨壽也詩曰如松栢之茂如南山之壽葢言貞恒也不知其貞何由知其壽乎



倪文貞集卷八